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二

起中和四年六月盡光啟三年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甲辰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眾曰

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與也眾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

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

考異曰張勣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傑入城云云師立自殺七月三日張

勣二將持師立首級出降七月七日高傑則上東川句延慶傳曰三年五月高公進軍東川城下飛檄入城師立自剄七月辛酉師立首級至成都實錄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都將鄭君雄衆斬楊師立傳首于行在是日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續實運錄二月梓州觀察使楊師立反救差蜀將高仁厚等討平六月三日收得梓州并楊師立首級至駕前新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從實運錄仁厚獻其首及妻子於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茲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甲辰感化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邱敗之

宋白曰春秋以邾子益來因諸負暇杜預注云魯邑也高平郡南平陽縣西北

有瑕邱城漢爲瑕邱縣

巢眾殆盡走至狼虎谷

狼虎谷在秦山東南萊蕪界

丙午巢甥林

言斬巢并其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勳野軍奪之并斬言

首以獻於溥

黃巢乾符三年起兵為盜至是凡十年而滅考異曰續資通鑑曰尚讓降徐州黃巢走至碭山路被諸軍

趁逼甚乃謂外甥朱彥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刎過與外甥外甥將至路被沙陀博野奪卻兼外甥首級一時送郢州軍中舊紀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黃巢黃巢乘三人首級降舊傳巢入長安徐師時溥遣將友與尚讓之眾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郭庚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新紀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新傳巢計壁謂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可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將詣時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今得新傳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眾

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

窘求救于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于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

為兄弟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

太元樓受之

太元樓成都羅城正南門樓

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

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

桃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朱全忠擊秦宗權敗之於澠

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遺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

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

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

古者授官賜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解印綬至唐始置職

印任其職者皆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真之由明爲一牌使吏掌之以辨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則印入故謂之牌印

全忠仍勝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剪勿令

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

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

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

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妒功疾能陰狡禍賊異

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

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存疑去年七月楊復恭稱疾歸並出至光啟二年始復為樞密使累遣諭

指者疑非復恭也復再考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

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

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麟州本屬振武節度

考異曰新方鎮表中和二年河東節度又請以弟克修為昭義節度

度增領麟州誤也今從唐末見開錄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澤潞為一鎮邢進克用爵隴西郡

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武宗會昌三年分河東雲蔚

隸使次年升為節防禦使從之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以右僕射

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

歸徽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

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 朱全忠之降也義成節度使王鐸爲都

統承制除官全忠初鎮大梁事鐸禮甚恭鐸依以爲援汴滑鄆道

志有恩最欲而全忠兵浸州益驕倨鐸知不足恃表請還朝徙鐸

爲義昌節度使 鹿晏宏之去河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

各帥其眾與之俱及據興元以建等爲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宏

猜忌眾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宏尤忌之數引入臥內待

之加厚二建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

遣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眾數千逃

奔行在考異曰寶曆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宏爲禁軍所討

本軍降田令孜以建等移兵九故將薄其資皆除諸衛將軍十一月戊午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孜錄其衆于義以舊軍號

隨駕五都按建等既降始遣禁軍討晏宏實錄云九月晏宏棄城去太早十一月又云等降重複上云賞薄下云爲假子自相違新傳帝還晏宏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獵按帝尚在成都云迎帝西縣亦誤也今月從實錄事從薛居正五代史王建韓建傳

田令孜皆養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

眾號隨駕五都

田令孜先已募新軍五十四都分隸兩神策軍今得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五將之兵不敢分

具眾隸兩軍別號隨駕五都

又遣禁兵討晏宏棄興元走初宦者曹知

慤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貴巢陷長安知慤歸鄉里集壯士據嵯

峨山南爲堡自固

嵯峨山在京北雲陽縣北十五里

巢黨不敢近知慤數遣壯士

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以爲鬼神又疑其下

有叛者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知慤

聞車駕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從駕羣臣但平

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之行在聞之恐其爲變田



令孜尤惡之密以敕旨諭邠甯都將王行瑜使誅之行瑜潛師自  
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慙不為備舉營盡殪令孜益騎橫禁制天  
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事時諸左右而流涕 鹿晏宏引兵東

出襄州秦宗權遣其將秦誥趙德諱將兵會之共攻襄州陷之山

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劉巨容不可追滅黃巢欲資寇以

于道德諱身死于田令孜之手玩寇而邀君果何益哉考異口實

錄光啟元年四月蔡賊攻陷襄州劉巨容死焉新傳晏宏引麾下

東出襄州宗權遣趙德諱合晏宏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

龍紀元年田令孜殺之按晏宏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

容所以奔成都以天子 德諱蔡州人也晏宏引兵轉掠襄鄆均房

在蜀故也今從新傳 鹿晏宏自許州遷揚州光勳王見二百五十四卷  
肅宗復還許州 中和元年宋白曰均州漢武當縣地齊永明七年  
于今鄆縣置齊興郡西魏置興州尋改豐州周武成元年 忠武  
自今鄆縣移徙岑城今鄆縣是也隋改均州因均水為名 忠武  
節度使周岌聞其至東鎮走晏宏遂據許州 考異曰實錄鹿晏宏  
陷許州殺鄭度使周

皮據其鎮又曰初晏宏據有興元部將王建等帥眾歸行在乃詔  
禁兵討之晏宏懼棄城歸鄉里州友聞其至遁去晏宏自稱雷後  
朝廷因以簡旄命之始云殺後云遁去自相違今從其後自稱雷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爲忠武

節度使 十二月己丑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

等使從之 初黃巢轉掠福建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五年建州人陳巖聚眾

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鑑奏爲國練副使泉州刺

史左廂都虞候李述有罪亡入溪洞合眾攻福州巖擊敗之鑑畏

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爲治有威惠閩人

安之考異曰實錄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福建觀察使鄭鑑自知使務又曰十二月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既逐鑑鑑

鑑已爲代制鑑因命之校巖既逐鑑則鑑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

鑑已新王潮傳亦曰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帥眾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卽授刺史按劉恕閩錄黃巢

陷閩賊嚴聚眾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鑑奏爲國練副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驍縱不法縱其徒爲郡人患嚴將按誅之連奔溪洞中合眾攻福州巖擊敗之鑑表巖自代拜觀察使今從之

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於漳  
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  
而還彥禎奏云爲盜所殺朝廷不能詰初鐸以討賊自任每入對  
必嗚咽流涕及功垂就而以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諸將克復  
京師皆鐸之忠義爲之倡也及是被屠而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  
天下痛之 賜卹甯軍號曰靜難 是歲餘杭鎮使陳晟逐睦州  
刺史柳超穎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敬薨逐其刺史 汝陰漢縣唐帶均州江南 各  
領州事朝廷因命爲刺史 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  
城刺史呂燧不知所爲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 武當漢縣唐帶均州江南  
漢江之南也 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

卒太多州人懼于剽掠尙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爲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賦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畱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爲

鳳翔節度使

考異曰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錄于李昌符傳中云昌言病請昌符權攝後昌言死詔除節度使按

實錄中和三年五月昌言加檢校司徒光啟元年二月昌符始見故以昌言薨附于中和四年之末關內江南大

饑人相食

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

移置通鑑

原文于遂掠鄰道下有秦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張晁張晁陷汝鄭盧瑄攻汴宋三十四字今按秦彥非宗權將孫儒已下又所至剪屠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于在是年之後故去之

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戶以從以死人尸實之北至衛滑西及  
關輔東盡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係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烟  
火

乙中和五年春正月上將還長安畏秦宗權爲患戊午下詔招撫  
之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荆南監軍朱敬玫

所募忠勇軍暴橫陳儒忠之鄭紹業之鎮荆南也

魏志中和二年朱敬玫募忠勇

軍事見上卷廣明元年鄭紹業鎮荆南事見二百五十三卷

遣大將申屠琮將兵五千擊黃巢

于長安軍還儒告琮使除之忠勇將程君從聞之帥其眾奔朗州

奔山

琮追擊之殺百餘人自是琮專軍政雷滿屢攻掠荆南儒重

賂以徇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自稱刺史儒

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將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

大掠缺也歸于岳州環還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環劫還因

之中和二年陳儒代環渭州人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先是

朱敬玫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朝廷遣中使楊元晦代之敬玫

留居荆南嘗曝衣執緒不可計環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玫

盡取其財環惡牙將郭禹慄悍欲殺之禹結黨千人亡去庚申襲

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汭也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禹先

為盜詣陳儒降以為將按辭史成汭少年任俠南康賊帥盧光

承爵殺人為歸家所捕因落髮為僧冒姓郭氏南康漢南野縣地

稱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為謀主吳分南野置南安

縣晉改為南康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考異曰歐陽修

五代史曰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材能而

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黨盜起全播聚眾

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十國

紀年全播推光稠為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啟初據虔州光稠自稱

刺史天復中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啟元年正月光

獨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修以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  
為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

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

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

然皆不能守也 秦宗權寇賴毫朱全忠敗之于焦夷焦夷在毫州城父縣

界 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

橫上淒然不樂己已赦天下改元光啟時季昌符據鳳翔王重榮

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

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瑄據鄆齊曹濮王

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

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

而已 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考異曰舊宗權傳但云巢賊既誅備稱帝號實錄明年袁王即位宗權已

稱帝不從新舊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  
何年月稱帝今四時通志都統書之詔以感化節度使時溥為

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

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考異曰太祖紀年錄薛平五代史並作王景崇誤也今從舊紀而義

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

義武尙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此山東謂恆山以東終為己患乃相

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易州之地本燕南界中山本屬趙國故曰燕趙之餘約共滅處存

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

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而名唐屬定

州九域志在處存告急于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閏月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

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



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

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實資不

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

鹽鐵置官榷之

宋白曰兩池鹽務舊隸度支其職是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遂奏請榷鹽

使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

天子幸蜀內外百司皆失其官守王重榮竊隸河中

得專鹽池之利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

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

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

之令孜饗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

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譁解僅得脫去匡祐歸

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爲秦州節度使以秦州節度

使齊克讓爲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

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

爲李克用王重榮連兵犯關張本

盧龍兵

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

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

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旣得易州驕怠王處

存夜遣兵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爲羊也爭出掠之處存

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加陝號節度使王重盈同平

章事 羣臣上尊號曰至德光烈孝皇帝 李全忠旣喪師恐獲

罪收餘眾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

乾符二年李茂

勳得幽州二世

全忠自爲留後

秦宗權將孫儒寇東都畱守李

罕之與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渑池王戍孫儒陷

東都九域志瀋州縣在都城西一百五十六里

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節度使

乙

已右補闕常濟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竝

足言齊是非一功過無所分別也

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

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于

上曰此疏傳于藩鎮豈不致其猜怨庚戌貶濟萬州司戶尋賜死

宋白曰萬州春秋漢國之地秦漢為胸臆縣後魏分其地置安郡及魚泉縣後周置萬州郡唐立南州唐置蒲州貞觀初改萬州以

舊萬川郡為稱考異曰寶錄不言令孜黨為誰按是時等請誅令孜表云韋昭度無致君許國之心多醜正比頑之迹令孜黨蓋謂昭度也續資通鑑曰七月三日表入上覽之不悅顧謂侍臣曰藩

鎮若見此表深為忿恨自此猜闕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召昭度為萬州司戶疑三日脫職

當為二十三日今從實錄

滄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全孜立牙將

盧彥威為留後全孜奔隴州以保鑾都將曹誠為義昌節度使

神策五十四

以彥威為德州刺史

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宮室官

邸之一也

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無雞犬李罕之復引其眾入東都築壘於市西而居之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田令孜所擯

不何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甯節

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

退臣未敢離易定

幽鎮兵謂李可舉王鎔之兵也

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于國不

宜輕有改易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

城不內而還

河中節度使統晉絳慈隰等州君武重聚巡屬

洺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

軍司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脅孟方立請誅忠信既而眾

潰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秦宗權攻陷鄰道二

十餘州晉屬之惟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犖日與宗

權戰宗權不能屈陳人賴以獲全詔以犖爲蔡州節度使犖德朱

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謂發無不立至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刊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于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曰行全親也行全緒妹夫也故云然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吳置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隋改曰南安唐屬泉州九域志南安在州西一十二里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歸旅外鄉爲羣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

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持立之親子須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

吾竊為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在潮為之謀伏壯士數

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刃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

中皆呼萬歲中和元年王緒起兵為盜至是為王潮所討

本之路振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

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為將軍緒

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

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永德六年分建寧沙縣屬汀州九城志在沙縣西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

沙縣古南平餘述也晉為延平縣太元四年改為沙縣唐武德初立為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

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畱潮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

州 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

唐分三川各自爲一鎮峽內諸州歸峽屬荆南節度今陳散直皆指陣制置之田令孜右之也

秦宗直圍荆南

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留後張瓌覺之殺匡及儒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

九域志汴州後儀縣有八角鄉

王重

榮求救於李克用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曰朱致李昌符每運衛入觀於天子非陳利害規畫方時不稱太祖蓋此

逆溫太祖初怒敵甚時周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北引太原其心可早不可處之逆輔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援

以補帥移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曰王

上漸遠王大臣播棄此殆無事遽被斥逐明公當鑑其意心今日

世僕安得會太師遺恩朱致輩即報曰當與公提鼓出汜水臨

逆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之去鴻毛耳重榮曰吾地迫郛岐

公若東出關二兇必備出城下不若先滅一兇去其羽翼賊豈修

五代史重榮使人報克用曰天子召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

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

克用謂廷疎忌重榮克用亦知之恐無是事今從紀年錄

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

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

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  
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  
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  
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  
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譚  
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玫遣玫昌符將本軍及  
神策郾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考異曰新令  
自將討重榮帥玫等兵  
三萬營沙苑今從實錄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  
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  
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玫及玫昌符詔  
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考異曰新舊曰  
克用上書請誅



令孜致帝和之不從大賊沙苑王師敗孜走邈邠州與昌符皆取  
爲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克用遁京師令孜計窮乃劫在  
夜啟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官室廬舍什七後京兆王重  
復相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以命火官城雖昭陽蓬萊二宮僅  
存按令孜奉車駕幸近藩雖亂其志亦俟兵退復還河爲火官城  
殆必不然實錄六月令孜遣邠岐討重榮九月邠岐始屯沙苑重  
榮求救於克用十一月克用重榮對壘於沙苑表請誅令孜朱玫  
十二月重榮合戰朱玫敗走太祖紀年錄十一月重榮遣使乞師  
且言二鎮欲加兵於已太祖欲先討朱溫重榮請先滅二鎮太祖  
表言二鎮黨庇朱溫請自渭北討之亦不言其附令孜攻河中  
又言重榮與邠鳳兵對壘月餘十二月太祖度河與朱玫戰朱玫  
敗走若自九月至十二月非止月餘矣疑實錄是邠岐討河中及  
邠岐屯沙苑太近前令孜各走還本鎮政還邠州昌符還鳳翔潰軍所過焚  
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  
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兆  
尹王徽累年補苴僅完一二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子遺矣是  
歲賜河中軍號護國

兩光啟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考異曰皮光業見歸錄曰

郁潤州小將也周寶差都押兵士三百人戍于海次因正旦酬酒

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免禍遂作亂潤州差拓拔從領兵討之郁

自常熟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革到任方一月親執牌印于

鼓門而降新紀曰正月辛巳郁陷常州按皮錄但言郁以正旦殺

安慰軍將耳非當日

即陷常州新紀誤也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

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乃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

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此宮謂劫上行宮也

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

旨杜讓能宿直禁中天子行幸所至宿次之地宿衛將士外設衛衛近臣宿衛各有其次與宮禁無異故行宮

內亦謂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

頸而乘之獨追及止於寶雞九域志寶雞縣在鳳翔西南六十五里明日乃有太子

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緯歿之孫也殘音宗正奉

太廟神主至鄂

九域志鄂縣在長安南六十里

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盤

屋

九域志盤屋在鳳翔東南二百里

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為御

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

選裴澈以令孜在上則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

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

唐志御史大夫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屬焉二曰殿院

殿中侍御史屬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屬焉

泣謂之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

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

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

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時田令孜弄權

再致播遷天下其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

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選因邠甯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

唐末

藩鎮遺其屬奏事皆謂之奏事官判官幕府右職也朱致遣召朱

致亟迎車駕癸巳致引步騎五千至鳳翔邪甯鳳翔兵追逼乘輿

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率上發

寶雞留禁兵守石鼻爲後拒潘氏在寶雞東北石鼻在寶雞西南

武後所築城去寶雞三十里置威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爲

節度使守散關興州漢武都郡沮縣地自晉及宋魏爲武興藩土

興州今州城卽古武興城也鳳州漢武都郡故道河池二縣之地

後魏爲仇池鎮孝昌中置南岐州廢帝三年改爲鳳州以西界有

鳳凰山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

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考異曰毛文錫王忠

二月甲午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爲清道斬斫使戍戍解師至石鼻已

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

登大散嶺大散嶺在鳳州梁泉縣松陵堡南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

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坂下改正坂下通鑑原文誤作坂下今從五代史王建傳改正上枕

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王涕泣不能已因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

淚痕故也車駕縱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

關不克嗣襲王熾肅宗之元孫也熾與鳳同音熾平聲有疾從上不及雷避

塗驛驛驛傳遺塗驛在石鼻驛亦謂之石鼻驛為玫所得與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

太原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以前東

都留守鄭從謫為守太傅兼侍中考異曰新宰相表從謫入三公門不為真相按新傳拜司空復

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至興元以太子太保還第新表誤也荆襄大蝗米斗三千錢人相食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

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邪軍追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

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遼等罪狀田令

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不宣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

於西縣節度使既逃故監軍自迎車駕後魏分漢河陽縣置縣家

百里宋白曰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漢江城宋於此城倚立華丙

湯部後魏置縣家縣附大業三年改爲西縣○諸音盡又音律丙

申車駕至興元

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王建紀事正月辛巳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將跽

帥稱過行在破楊晟于潘氏庚申陷號縣三月甲午僖宗將移幸

梁洋戊戌邪師至石鼻己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

南引四月庚申達褒中曹紀正月戊子田令孜迫乘輿幸興元庚

寅次寶雞癸巳朱玫至鳳翔行我蜀邪軍至奉帚入散關三月丙

申車駕至興元唐年補錄三月十七日車駕至興元卽丙申也實

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戊子癸巳三月丙申與舊紀同新紀正

月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玫叛寇鳳翔三月丙申次興元諸書月日

不同如此若依新舊紀實錄則離寶雞六十四日乃至興元似太

緩若依紀事則寶雞危逼之地車駕留彼八十日似太久要之僖

宗以棧道燒絕自他道崎嶇至山南容有六十日之久至於留寶

雞八十日必無此

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尙

書今從新舊紀

晉杜襲能竝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饒都將李鋌等敗邠軍於

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重

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尙書左丞盧渢為戶部尙書充山南

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為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

武德四年分利州之綿谷置三泉縣時屬興元府宋白曰三泉縣本漢葭萌縣地

後魏正始中分置三泉縣以界內三泉山為名九域志在府西南

二百一十里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

從駕五都王造修棧道以

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陳敬瑄疑

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遂州刺史鄭君雄起兵攻陷漢州進

向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

擊仁厚殺之

考異曰張彭著書傳不言仁厚所終推戴敬瑄六錯云大師殺高仁厚一錯又云高侯射權謀者勇累有

大功于太師又屢忠孝若王司徒不通梓潼昭宗實錄文德元年八月仁厚楊師立羅元果王師本俱贈官云皆先朝以延似與罪今從新紀新傳參以二

書自他仁厚事更無所見

對朱全忠爲沛郡王

是春成都地

震鳳翔女子化爲丈夫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

言於肅遣曰主上播遷六年百端艱險中原士庶與賊血戰肝腦塗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復京都十亡七八殘民遺老方喜車駕還宮主上不念百姓轉輸之勞甲士戰爭之苦更以勤王之功爲收使之寵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益改圖以利社稷乎遣曰主上踐祚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



日上初無行意令攷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在令攷非由至尊也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違不敢聞命攷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攷還鳳翔百官奉襄王煚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於石鼻驛攷使蕭道為冊文進辭以文思荒落竟不措筆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為之乙卯煚受冊攷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考與曰實錄攷自稱大丞相按唐無此官又下五月攷自加侍中蓋唐末著小說者謂平章事其侍中為大丞相耳實錄因其文而誤也帥百官奉煚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上之出長安百官不之河中恩從而奔河中者謂百官 煚遣使至河中召王徽赴闕徵託以風疾不能步履不至

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

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

爲敬瑄令孜併命張本

復恭斥

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

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 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

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

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允江淮鹽鐵轉運等使

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

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戶

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

進時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

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

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

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為晚矣補註言辭早宜覺悟用之固問之

曰策將安出杞乃曰曹孟德有言衛我負人無人負我後漢末曹

之亂助行東歸遇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簡賓主禮操問食器

皆以為圖己手劒殺入人而去既而懷恨曰甯我負人無人負我

杞蓋勸用之圖賊明曰與瑾其為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有

知名杞瑾謀見下蕭道既與朱玫議論不合乃移病病百日辭

歸永樂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

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與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

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甯河西兵五萬追乘輿自代宗時河西

復河湟張義潮收涼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卻棄散關走行瑜進

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

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  
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  
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於河中齊  
詔諭重榮重榮卽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  
戊戌襄王煜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書上至半途六軍變擾  
蒼黃舉獨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  
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鑒興播遷天下皆歸咎於  
我今不誅玫黜李煜無以自前洗考異曰實錄楊復恭兄弟於李  
克用王重榮有破賊連衡之舊  
乃奏遣劉崇望使詔書除兼遣復恭之意重榮克用皆聽命按後  
唐太祖紀年錄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爲將斬  
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始爲路城其使驅轍諭諸鎮曰  
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鑒興爲越  
果洋行至半途六軍變擾遂至蒼黃而晏駕不知殺逆者何人永  
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承承已于正殿受冊舉改元

太叔者李煜出自賢統名汴漢邸智昏蔽夢識時機權李符薦之以參辭朱致實之以爲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蕭世誠之士資則于匪夕近者當道存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見駐也梁宿衛比無騷動而朱致裔其孤朕自監台衡敢首亂瞻明旨晏飭焚賊藩鎮凌弱廟制云云按書復恭崇聖傳及諸家五代史亦不言克用因復恭崇望而推戴僖宗今不取又于時煜未卽位致元僞託亦恐非也編遺錄二年春正月壬午唐室有廢王之亂僖宗駐蹕梁洋哀王許下僞命以檢校太傅令邸史左環賣所授僞官告一通左環至具事以聞上怒切責環將加其罪久乃赦之蓋令焚毀于庭按正月朱致未立廢王編遺錄亦誤也今從詳居正五代史紀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致收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薪漢三萬兵進討凶逆擒其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蔡州將秦賢寇宋汴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癸巳遣都將新野郭言將步騎三萬蹙蔡州 六月以鳳翔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鳳翔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致守亮本姓皆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爲楊復光假子更名

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

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

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出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

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定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唐京畿之地

是也別有進止 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欽化節度使閔勛招

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淮西將秦宗權將也皓遂殺勛中和元年閔勛討岳州至是而敗

攻拔州城擒皓殺之 鎮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

逐張郁郁奔海陵依鎮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

五萬戶兵三萬人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宏中

四年晏宏據許州至是敗亡 王行瑜進攻興州威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

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鋌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

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李茂貞始此

更命欽化軍

曰武安湖南觀察升欽化軍見上卷中和三年以衡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八月

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王潮拔泉州殺廖

彥若潮聞福建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

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

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峰

李鋌等擊卻之金吾軍將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

仞寨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固鎮武安

臨洛邯鄲沙河九域志洛州武安縣有固鎮鎮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長

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瑑等勸進於襄王熲熲遍內外臣寮署誓狀

王徽獨稱臂綬竟不署名冬十月熲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

爲太上元皇帝 璽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

考異曰實錄辛未以杭州刺史璽昌爲浙東觀察使按此年十一月鏐始拔越州十二月擒漢宏昌始自稱知浙東軍府事實錄誤也

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

里出曹娥城

九域志越州會稽縣有平水鎮曹娥城平水今在越州東南四十餘里自此南論山出小江沿剡溪而東

二十里至曹娥城

浙東將鮑君福帥眾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

豐山 感化牙將張雄馮宏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聚眾三百走

渡江襲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自號天

成軍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爲

留後全義臨濮人也

武德四年分雷澤縣置臨濮縣屬濮州九域志在州南六十里

李克修攻

邢州不克而還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教于鎮州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鎔鎔傳

是時天子蒙塵九有義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諫吞祿密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于邢州鎔常奉以豹檻錄此



則第助克用攻邢州也  
未知孰是今皆不取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

州考異曰實錄漢宏被殺在董昌餘浙東前據范稱吳越備史漢宏敗走至十二月死皆有日今從之  
義成節度

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

小校張驍潛出聚眾二千攻州城師儒斬髮標首諭之軍中稍息

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

朱全忠聞之即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

夕馳至壁下百梯竝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考異曰實錄告于行在旬全忠兼節義成

節度使按大順元年始以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兼宣義節度全忠以牙將江陵胡

真知義成留後義成自此監朱全忠田令孜至成都請尋許之解西川監軍使

正月魏州地震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州防

禦使楊復恭傳撤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

致職任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致與其不謀曰今無功歸亦死

曷若與汝曹斬致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邢甯節鉞乎眾從之甲寅

行瑜自鳳州引兵歸京師致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

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致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

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徹地裴澈鄭昌圖

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燭殺之囚

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

之廣明元年劉漢宏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

杭州事為錢鏐以杭州王重榮函襄王燭首至行在刑部請御

與元城南樓獻餞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燭為賊臣

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

記文王世子公族具有死罪者有司獻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今煨已就誅宜廢爲庶人令

所在葬其首其獻誠稱賀之禮請俟朱致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

伯之孫也

殷伯見二百四十二卷文宗太和二年

河陽大將劉經畏李罕之難制

自引兵鎮洛陽襲罕之於澠池爲罕之所敗經棄洛陽走罕之追

殺殆盡罕之軍於鞏

鞏漢古縣唐屬河南府九域志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將度河經遣張全

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

罕之合兵攻河陽爲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武決勝

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

殷素以材勇聞亦隸軍中

扶溝漢縣中廢隋復置唐屬許州陳留風俗傳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

九域志縣在汴州南一百九十里馬殷始此

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攻陷

鄭州刺史李璠奔大梁儒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

廣明元年

諸葛爽得河陽及子而敗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

之初長安人張佖爲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爲人棄官去

過蔡州蔡宗權留以爲行軍司馬佖謂劉建鋒曰蔡公剛鷲而猜

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亦自危遂與佖相結以觀時變

爲劉建鋒張佖協力取勛南張本

壽州刺史張勛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

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頔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於藕城滁

州刺史許勅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

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秦甯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瑾將襲克

州求昏於克讓乃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

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朝廷因以瑾爲秦甯節度使 安陸賊帥

周通攻鄂州路審中亡去

中和四年路審中敗鄂州

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

自稱武昌留後朝廷因以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

湘陰漢羅縣地宋分置湘陰縣唐武德八年省羅縣入焉屬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

秦宗言圍荆

南二年張瓌嬰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計杯而食號爲通腸食甲鼓俱罷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遷朱全忠爵吳興郡王

光啟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扈躍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躍都頭楊守宗爲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彥朗豐縣人也 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 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所敗恥之

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惠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爲

州刺史募兵於東道

汴州本平盧軍屬全忠欲募兵於東方輒以刺史授珍

又懼蔡人暴其

麥期以初夏而還

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

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考異曰賈餘載曰令孜雖已削奪在身官爲左剝服色配端州長流百姓

傳曰削官爵流端州然猶依敬瑄不行張勳書薛平曰大駕廣明二年春孟到蜀史皆按誠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啟承旨似先大夫

爲史言六年黃巢沒犯聖上若忙就路諸王多是健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獲一足蹠一足便卧礮石上田軍容在後收拾駉壽王

壽王起告軍容行不得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閒何處得馬以鞭扶之令行惟迴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終今八年僖宗皇帝

在行宮廢疾月餘漸出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在于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宏寬有識衆所歸心軍容聞之大恐就御寢間議

臣否帝目證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璽兩都自衛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

國朝果冊壽王登極皇帝位于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新令

我傳取之據實錄令孜光啟二年爲西川監軍此月流端州在昭

宗卽位前自以楊復恭所擠耳十國紀年曰三月僖宗東還詔流令孜儋州敬瑄端州皆拒勅命此據張勳者傳傳致誤耳今從實

錄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中和三年薨唐末見開錄中和三年

十月老司徒楚舊唐中興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肅祖紀年錄光啟中薨于位新沙陀傳光啟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錄光啟三年正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毀行服不獲專征實錄置此年二月今從之

三月癸未詔偽宰相

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眾斬之皆死於岐山

岐山在鳳翔東四十里按舊唐

帝紀河中橫送偽宰相裴澈鄭昌圖命斬之于岐山

遷少負大節

以經濟為己任泊處台司風望尤峻奏對則拔天子器之邁見柄

任凡五年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偽署不得其

死人皆哀之時朝士受煇官者甚眾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

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

京雖不治而過恩賞必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太傅兼侍中鄭從諱能為太子太保從諱性不驕矜進止有禮且

沈毅有謀知人善任故所至有功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爲鎮帥沒  
于是郡訖終任不于公署奏樂其履操如此 鎮海節度使周寶  
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  
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  
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  
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  
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  
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  
走出甯陽門遂奔常州 考異曰寶錄寶被逐在四月癸酉四月奏到  
耳吳越備史二月壬辰新紀癸巳今從之  
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爲副後 爲錄修  
詳薛朗  
張寶先乘租庸副使城中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高駢聞



實敗列身受賀遣使饋以齏粉

聯與實爲仇故幸其敗爲仇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細切爲

齏碎齏

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揚州連歲

饑米斗萬錢城中餓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爲之寥落又災異數見

光啟二年秋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

一夕如翦經像幢節皆齧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間蝗自相

食盡是年九月雨魚又火星隕於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燦地

駢悉以爲周寶當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

建驍勇戍召之建懼不往

利州山南西道巡屬也

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

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截濟多難公勇而

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

利州古葭萌地世傳

古蜀王封其弟葭萌于此因以名曰葭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

不修職責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

酋豪有眾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

西漢水出秦州嘉陵谷亦謂之嘉陵水東南過葭萌

又東南過閬中

閬州東川遂屬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

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

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蔑

不濟矣部將恭母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從之庠

虔裕諫皆許州人也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

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

不犯東川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過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

州爲下卷徐約  
逐張雄師事

御定通鑑輯覽卷一百五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三

起光啟三年四月盡文德元年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啟三年夏四月甲辰朔遂約逐蘇州刺史張雄

考異曰吳越傳史四月六

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約曹州人也初從黃巢攻大長遂歸高駢驛用為六合鎮將浙西則實于斯陽茂實為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購實錄實以其情為蘇州刺史朝廷已除趙璠帥其眾

破代之張雄據蘇州必在戰後備史恐誤今從新紀傳

逃入海 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

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有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

將常自危

畢師鐸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

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

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

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

郵領退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為無是事神劍名維

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

考異曰十國紀年張維淮南人善劍號張神劍今欲測于蘇州刺史張維

從妖亂志

時府中籍籍亦以為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

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師鐸疑未決會駢

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其疏用之罪惡

聞于其父密使人給之曰用之止來煩啟令公

義王燭加駢中書令故稱令公欲

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

當時機密文書謂之委曲張尚書謂神劍

宜備之師

鐸謂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將曰無之師鐸

不自安歸營謀于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于我誅之耶淮甯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于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劔以所得委曲神劔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劔奮曰公何見事之晚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耶嘗前未諒君意故不出口要同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眾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般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劔爲都指揮使神劔以師鐸成敗

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尙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

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旌

戍詞騎以白高駢

自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

呂用之匿之

朱珍至淄青旬

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遣至大梁朱全忠喜

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旺屯北郊秦賢屯板橋

北郊

謂汴州城北郊原之地卽赤岡也據舊史板橋在汴州城西

各有眾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

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

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

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

全忠又使牙將郭言募兵于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畢師鐸

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王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

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倘是日駢登延

和閣

延和閣駢所起兄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

聞喧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

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眾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

宜區處計尋退散倘或不已正煩元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

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

周侍中謂周寶也

言

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懔而退

據育

師鐸退屯山光寺

山光寺在廣陵城北

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

于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

自城中逃出言眾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

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間以事本未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始吾以



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吾不欲復出兵相攻  
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  
念諸將皆仇敵必不利于己甲寅遣所部討驍副使許徽齋驍委  
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驍舊將勞問得以  
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戮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  
穢物來欺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  
卽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驍于延和閣下驍大驚匿于  
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  
用之大懼出于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  
判矣是夜驍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  
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

丁壯無間朝士舊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  
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  
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錡以師鐸幼子及其  
母書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  
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  
師鐸母妻子置使院使院節度使司官屬治事之所辛酉秦彥道其將秦稗將兵  
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兵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  
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戰格  
列木爲之漢人謂之師鐸毀其城以內其眾用之帥其眾千人力  
篋格今謂之排棧戰於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  
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繼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

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撤備與師鐸相見于延和閣

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

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

高駢置左

右莫邪都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

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尙未有

守者請令公及此時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

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也若一二日事

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

泄遂竄匿會前蘇州刺史張雄百海沂江屯于揚州東塘及往歸

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

院秦稠以宣州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丁卯駢牒請解所任

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

僕射歸者舉兵益以用之聖姦邪暴橫令公坐自聲譽不能隱理  
故順眾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立復奉高公  
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  
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  
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  
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  
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屬州縣州其可爲  
之下乎

屬州屬行密  
壽州張勳

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

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一勿  
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  
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

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

以甲士百人爲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州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

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爲煨燼

新舊高駢傳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寶貨山積于進奉樓

己

已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于東第

自城陷諸軍大掠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爲靜街使禁

止之駢先爲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

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

郊天及御樓肆六軍皆立仗

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

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鸞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于

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挾其

目斷其舌眾以瓦石投之須臾成氣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

歸師鐸師鐸誓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駢得失聞于師

鐸高翀時為解霸獲其善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

蔡將盧瑋屯于萬勝萬勝鎮在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附史

曰盧瑋于園田北夾汴水為梁以扼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梁紀

于是蔡兵皆徙就張旺屯于赤岡赤岡在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

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辛未

高駢密以金遣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夜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

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張雄自東塘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張

焉宏譯由此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

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

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三首合集而求兵於我此天以

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于和州刺史

孫端考異曰妖亂志中和三年高駢差累鎮知和州續以孫端所敗及和州尋陷于端益端自是遂據和州也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

從師鐸也監其妻守淮口用之率眾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爲用之爲行密所誅張本丙子朱全忠出

擊張旺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張神劍求貨

于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眾歸楊行密

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眾歸焉

揚州盱眙縣西南十里有曲溪劉金曲溪屯將也行密眾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

以給之朱全忠求救于克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

至二年朱全忠并發成軍辛巳全忠置酒軍中中席全忠陽起如廁以輕兵

退秦宗權於邊孝村席中樂聲不輟宗權不意兵至既而克鄆戰

成之兵又從而合力共擊遂大破之

豐孝村在汴州北郊

斬首二萬餘級宗

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

陽武橋在鄭州陽武縣縣在汴州西北九十里

蔡人之

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號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

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

以扈駕都頭楊守宗知許州事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鄭州事

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 杭州刺史錢鏐遣東安都將杜棱浙江

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九域志杭州新城縣有東安鎮浙江靜江二都蓋分

屯杭州城外沿江一帶自定山下至海門討薛朗以其逐周寶也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

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于上元殺溺殆半內申彥入廣陵

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舉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

鏐為宣歙觀察使戊戌揚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入寨以守



之秦彥開城自守

考異曰妖亂志六月癸卯朔秦彥命鄧漢章等守諸門按送至城下即應城守豈有戊戌行密

至至癸卯始守

威乎今不服 秦宗權歸蔡復遣張旺攻汴朱全忠登封禪寺

後圖望旺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旺見吾軍必止汝見其止當速

返毋與之鬪也已而旺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全忠令珍引兵

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旺止而食食畢拔幟馳噪

珍珍兵小卻全忠引伏兵橫斷旺軍為三而擊之旺大敗脫身走

宗權怒斬旺

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

天威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

與鳳

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

皆嚴兵為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

符戰于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龍州

九域志鳳翔西至龍州一百五十里杜讓

能問難挺身步入侍上章昭度質其家于軍中醫誅反賊故軍士

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  
李茂貞爲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節  
度使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遂作亂夜  
攻府舍重榮逃于別墅明旦行儒得而殺之制以陝虢節度使王  
重盈爲護國節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權知陝虢留後重盈至河中  
執行儒殺之 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  
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宜州軍始食  
人 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衮 孫儒旣去河陽於是李  
罕之與張全義收合餘眾罕之自澤州進據河陽全義自懷州進  
據東都其求援于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爲澤州刺史將騎

助之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棄城而遁  
太祖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辭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

以金俊爲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史罕之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二人先以澤州路克用非七月也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全義爲河南尹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

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實錄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州刺史張全義爲河南尹按諸葛煥表全義爲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澤州全義據懷州耳非刺史也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係

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壤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

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城在二

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耨者全義乃于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

給一旗一勝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勝招懷流

散勸之樹藝河南二十縣河南洛陽二縣在城中其外偃師鞏城

安審河清賴陽伊陽王屋凡十八縣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

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

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蕭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  
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  
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  
主勞以酒食有蠶麥舊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  
衣物民閒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  
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  
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屋  
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比校等敗薛朗將李君陞於  
陽羨陽羨漢古鄣晉立義興郡隋廢郡改陽羨爲義興縣唐武德  
七年分義興置陽羨縣尋省併入義興九域志義興縣在常  
州西南百 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楊

行密 丁亥降死罪以下減常膳三之一賜民九十以上粟帛

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韓知微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

族中和元年李昌言逐鄭畋據岐兄弟七年而滅朱全忠引兵過邠州遣其將霍存襲

謝殷斬之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為李茂貞以岐兵跋

扈張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朱全忠欲兼兗郛而以朱瑄

兄弟有功于己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謂讓瑄復

書不遜考異曰編遺錄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朱珍以諸部將士日有逃還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為韓帥朱瑄因前年與我

帥會合討伐蔡寇時將士號勇漸有窺覷之心者于境上懸金帛

招誘如至者皆厚而執焉瑄亡既多上察之目不平是事因移文

追索亡者朱瑄來言不遜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之新傳全

忠與朱瑄情好為密而內忌其難且勇謀皆動兵也欲遣忍乃圖

之即聲言瑄納汴亡命帝片議瑄遣以許有恩于全忠故客激志

望全忠由是敗其隙高若拙後史謂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國深

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難守有然之狀時

有薦敏秀才于門下乃白梁祖曰此公方欲圖大事斬重必為四

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

鄰以自襲城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從其謀一出

而致眾十餘蓋翔為溫蓋策詐  
令軍士執歸瑄以為豐端也 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

王子拔之殺刺史邱宏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于劉橋劉橋在曹州

氏縣東北濮州范縣西南  
按唐史載于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

兗鄆始有隙 秦彥以張雄兵遺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

尚書告身三通授雄神將馮宏鐸等此等告身蓋高駢為諸道都統時朝廷所給空名告身也

廣陵人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買食通天犀帶一得米五升陸佃

曰犀形似水牛大腹庫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

上一在鼻上鼻上即食角也小而不可不備亦有一角者舊說犀之通

天者照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微端世云犀

望星而徹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鷄又犀之美者有光故鷄見影

而驚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

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即

錦

表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可戰米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悉  
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  
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眾寡不敵  
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壽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大軍至  
此去將安歸潞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糴  
米于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  
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糴米伏兵  
四起廣陵眾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潞鎮皆滿師  
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壽趙州人也 九月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張濬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高駢在道院  
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糞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

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爲內應者有

妖尼王奉仙言于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

彥曰大人非高公耶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

長少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率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

日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

擊罕于范范漢縣唐屬濮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里擒斬之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

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劔高霸寨破之神劔奔高郵霸奔海陵張神

劔高霸各奔歸舊屯之地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九

志濮州東至鄆州一百八十里宋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爲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

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

以其臆郭詞爲刺史甲寅立皇子陞爲益王杜棱等拔常州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七唐紀七十三十一



丁從寶奔海陵

光啟二年六月丁從寶取常州至是而敗考異曰實錄五月鏐取常州丁從寶投高郵吳越備史在

十月新紀十月甲寅

實陷常州今從之

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橐鍵具部將禮郊迎之

杭州鎮海巡屬故鏐以部將禮迎寶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昇師鐸大小數

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

爲餅食之

堇泥黏土也

餓死者大半宜州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

如羊豕訖無一聲憤慨流血滿于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頓蹙而

已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

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已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

士三百晨伏于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眾守者皆不

關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實別輕重皆取決

焉至是復咨于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

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繼不盡節于高氏

爲秦畢用斬于戟門之外

唐設戟之制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東宮之門一十有八一品之門十六一

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

十設戟于門

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

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

之行密自稱淮南王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

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佖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輝

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

者爲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宗

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

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

酒坐中手刃之傳首于全忠宗衛將安仁義降于行密仁義木沙

陀將也路振九國志安仁義初事李國昌于塞上以過奔河陽因入秦宗權軍中行密悉以騎兵委之

列于山額之上又音君儒分兵掠鄴州未幾眾至數萬以城下乏

食與彥師鐸襲高郵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

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

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于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

門者使親吏將元暉召珍以重寶代總其眾館驛巡官馮翊敬翔

諫曰唐僖宗度使屬官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朱珍

未易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

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騎繼

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為珍殺唐賓張本因引兵歸全忠夜

譏多謀人不測其際惟敬翔視彼舉措卽揣知其心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 辛巳高郵

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

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

阮之明日殺神劍于其第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

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揚州府城曰有逆命者族之於是數萬

戶棄資產焚廬舍羣老幼遷于廣陵戊戌霸與弟睦部將余繞山

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睦約爲兄弟置

其將卒于法雲寺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久亂閩

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爲朱全忠與楊行密爭淮南張本考異曰

舊紀十一月秦彥引孫儒之兵攻廣陵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授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統辭居止五代史梁太祖

紀朝廷就加帝兼領淮南節度在八月十國紀年曰初信宗間淮南亂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至是行密遣使以破賊告朱全忠在十月初入揚州時今從實錄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已

謀於田令孜令孜曰王公吾兒也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

楊興元

元詣楊守亮

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

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

令孜先爲神策十軍觀軍容使

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

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畱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

與從子宗鑑

鑑音誨鈴聲也

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宗瑤燕人姜

郢宗弼許人魏宏夫宗侃許人田師侃宗弁鹿弁也建至鹿頭關

西川參謀李父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可爲公

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

張頊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

此九域志成都府成

郡縣有難此

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

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

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髣髴羅拜

成都南門樓即大元樓也樓前有清遠橋

曰今既

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

建急攻成都

考異曰始建竊衛之時言領荊州刺史光啟三年四月紀皆云以荊州刺史攻成都誤也張彭者舊傳曰光啟四年戊申

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月到十一月一日僖宗皇帝

晏駕昭宗即位改文德元年文德二年己酉太師有除未下聞朝

廷降使三軍自姓僧道詣驛驛使車語論二十年幾券有一人驛

亭截耳時有微雨臥眠于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必索

馬揮鞭便發太師軍容專差親信于人眾中探使有何言既聞二

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置三部黃頭都以親密者管之諸

軍頻聞隊十月探知朝廷除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

甚有懼色乃以書召閬州王司徒計其過綿州即出兵拒之令其  
怒怒必攻諸州所有發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韋相公交代以兵  
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我所舉兵蓋即王氏相敵欲遮其反名十  
二月二十日驛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人排于城外北面堤上二

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下於城北街去來圍數合已時川軍被一時乘過橋退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早引軍入新繁漢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十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三郊郊當作交乃各下散聚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戶口逃竄十國紀年曰王建起兵攻成都諸番歲月不同蓋建事成之後其徒以擅舉兵爲恥爲之隱惡襲據閬州多言除移尤諱光啟末寇西川攻陳敬瑄事或移在文德年韋昭度鎮蜀敬瑄不受代後或云朝廷削奪敬瑄官爵建始會昭度討伐皆若受命勤王之師故李昊蜀書毛文錫紀事張紇錦里耆舊傳楊堪平蜀德政碑吳融生祠堂碑馮蔚大廳壁記收復邛州壁記皆當時撰錄而自相抵牾吳融云歲在作噩之年相國韋公奉命伐蜀又云聖上卽位之明年詔大丞相韋公鎮蜀起兵屬丞相以討不庭拜公永平節度兼都指揮使今按舊傳宗紀光啟三年十二月東川領彭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難於朝詔中使諭之唐年補錄光啟三年十二月以西川陳敬瑄與川領彭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臣列傳唐烈祖實錄五代史王建傳莊宗實錄范質五代通錄王衍傳所載略同韋昭度以文德元年六月始除西川節度使十月至成都陳敬瑄不受代昭度表敬瑄城十二月丁亥除昭度招討使王建永平節度使據長歷是年十二月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也龍紀元年丁酉歲正月詔命始至成都吳融據昭度受招討使

歲月故云作噩之年戊蜀是歲乃昭宗即位之明年年公鎮蜀在  
前一年蓋融謀以伐蜀為漢蜀耳舊紀云文德元年六月以韋昭  
度為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新書昭宗本紀文德元年十月  
陳敬瑄反十二月丁亥韋昭度為招討使皆是也而舊紀載云龍  
紀元年正月除昭度東都留守五月王建昭度都自前番後新書  
陳敬瑄傳全川張勣舊傳云先除昭度節度使然後田令孜召  
建以假朝廷與本紀及韋昭度傳自相違戾最為差謬張勣自  
年僭八十追記為兒童以來平生見聞為舊傳故其紀事鄙陋  
倒錯與舊史年月不相符合今從五代史王建傳又新紀文德元  
年六月王建陷漢州執刺史張項實錄龍紀元年正月建破鹿頭  
關張項來拒戰敗之按光啟三年十二月韋昭度討陳敬瑄以漢  
州刺史顧彥暉為軍前指揮使蓋其年冬建破漢州顧彥期即以  
彥暉為刺史新紀實錄

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

皆誤今從十國紀年

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楊行密欲遣

高勗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勗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  
不勝則叛今處之大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  
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



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毗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願用之曰僕射

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頔鞠之云與鄭杞董瑾謀

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通書以正月十五爲上元七

下元黃籙大齋者曾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設醮焉追乘其入靜縊

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爲節度使是日腰斬

用之怨家剗割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

名於胸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

民必重困蔡賊謂孫儒也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眾

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儻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

於廬州

爲蔡靜甫陽行密張本

趙師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

眾至數萬暉遂自驕大治南朝臺城而居之

隋之平陳也悉毀建康臺城平越耕耨更

于石頭城置蔣州唐廢蔣州以其地隸潤州光啟二年復置昇州治上元縣蓋臺城之墟廢久矣

服用奢僭張雄

在東塘畔不與通問雄泝江而上暉以兵塞其中流雄怒戊午攻

上元拔之暉奔當塗未至爲其下所殺餘眾降雄悉阮之 朱全

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

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

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領淮

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壽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

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搆怨 十二月癸巳秦

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諱陷荆南殺節度使張瓌其將

王建肇守城而去改正通鑑原文陷州南下無設字是張璠留王

攻荆南悉收寶貴留神將王建肇守之當是德謹殺陳而雷建肇守之耳今從兩傳補正之遺民纔數百家

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校路振九國志陳儒同安賊也九域志饒州東南至衢州七百二十九里宋白曰衢

州春秋越西鄙之地晉為東陽之境輿地志云漢獻帝初平三年

分太末立新安縣晉太康元年以宏農有新安改名信安唐武德

四年析婺州西境於信安縣置衢州先有以水派山為三道因曰三衢州以是名止蔡賊帥馮敬章陷

衢州 乙未周寶卒於杭州考異曰吳越備史寶病卒寶錄傳迎

錢鏐周寶十國紀年此月乙未寶卒或曰謬誤之錢鏐以杜陵

為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

歸是年三月劉浩逐周寶而來薛朗至是而敗又自是而後陽行

密孫儒之兵逐爭常潤二州之民死於兵其存者什無一二

矣考異曰吳越備史明年正月丙寅克潤州斬薛其按助斬于杭州必不同在一日今從十國紀年

光啟四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

宗衡也其眾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為馬軍使

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用之既死守一復為諸將合仙丹

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毫

陳毫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為蔡

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

考異曰新紀正月癸亥全忠為蔡州都統編遺錄二月癸未上以時溥阻我兼

鎮其事奏謂丙戌上奉唐帝正月二十五日制命授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則丙戌乃全忠受詔之日實錄詳居正五代史皆云二月

丙戌因此而誤也舊紀五月丁酉朔制以全忠為蔡州都統日月尤誤今從編遺錄詳居正諸鎮兵皆受全忠節

度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為留後怒有不

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

廷範自廣陵逃歸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譟道

卷三百六十七 書紀七十三

討時全忠乃止 丙寅錢鏐斬薛朗 考異曰新紀丙寅薛朗伏誅鏐陷潤州十國紀年丁巳斬

朗今併吳 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為潤州制置使 二月朱全

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

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文德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魏博節度使

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 六州魏博貝相洹衛蔡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

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

人為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鎗籍不安 魏博牙兵始於山承嗣

從訓復置親兵牙兵疑其見圖故不安 從訓懼易服逃出止于近縣彥禎因以為相

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中兵金帛交錯于路牙兵益疑彥禎懼

請避位居龍興寺為僧 中和三年樂彥禎得魏博至是而敗 眾推都將趙文珣知帶

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珣不出戰眾復殺之推牙將貴鄉

羅宏信知畱後事先是人言見白須翁言宏信當爲地主者文  
珩既死眾羣聚呼曰誰欲爲節度使者宏信出應曰白須翁已命  
我矣宏信狀貌奇怪而色青黑軍中異之因環視曰可也遂立之  
宏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眾保內黃內黃漢縣時屬魏州九域志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魏以河北爲內河南爲外以陳留爲外黃此爲內黃故縣城在今縣西北十九里魏人圍  
之先是宋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羅于魏牙兵  
既逐彥禎殺鄴于館從訓既敗乃求救于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  
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  
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  
不以爲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  
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九域志河南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

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

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陷人為糧至

是悉其眾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

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

張全義尹河南十八縣各制屯將以領屯兵屯

兵即民兵也

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

河陽有南城北城中軍城

罕之踰垣步走

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

九域志河陽北至澤州九十里

求救于李克用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

考異曰舊紀僖宗百僚上徵號曰聖文

德光武宏孝皇帝三月戊戌朔御正殿受冊昭宗紀大順元年正月戊子朔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宏孝皇帝豈有二帝謬

號正同今從新紀止是昭宗尊號

己亥上疾復作王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

賢羣臣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

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

考異曰唐年補錄唐宗御機後疾復暴崩楊復恭等秘喪不發時十六宅諸王

從行乃于六宅中推帝為監國帝之上有盛王儀王皆懿宗之子  
帝居六宅之第三人舊紀羣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  
之惟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按昭宗懿宗第七子吉  
王係第六新舊傳懿宗八子無盛王儀王今從舊紀右軍中尉劉  
季述遣兵迎傑于六王宅見王大人居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  
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懸符殿年二十歲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

韋昭度攝冢宰乙巳皇太弟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  
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  
祚之始中外忻忻焉 朱全忠裹糧于宋州將攻秦宗權會樂從

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  
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從訓考與曰群居正五代史珍傳  
日珍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  
餘人按珍往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葛從周傳曰從太祖度河  
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領至內黃破魏軍萬餘眾據史紀傳皆云  
太祖遣朱珍等救從訓獨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云  
從周傳云從太祖誤也



九域志潼州有臨河縣在州西六十里魏州魏縣有李進至內黃

固魏縣史晉紀鄭西有橋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

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為

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

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于朱全忠以

妻子為質王建攻彭州陳徹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

皆被其患西川益彭蜀漢嘉眉邛崃資雅黎茂十二州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

曰恭憲皇后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考異曰實錄儒陷揚州在五月恐是約奏到日今據舊紀云四月壬午

舊紀云四月壬午初新紀云戊辰秋亂志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吳縣十國紀年無日但云四月今從舊紀紀年楊行

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為

進取之計從之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萬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

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于溫

溫縣

州孟州治河陽九城志

屬在河陽東七十里

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

欲斷太行路

太行路在河陽北河東兵之歸路也

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

爲河陽畱後復以張全義爲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

義德全忠出己山是盡心附之

朱全忠至此又併有洛孟矣

全忠每出戰全義

主給其糧仗無乏季克用表季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

罕之畱其子順寧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爲事自懷孟晉絳數

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出無麥禾邑無烟火者殆將十年河

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休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

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宏信遣其將程公信

擊從訓斬之與父彥順皆舉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

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宏信權知魏博畱後

歸州刺史

郭禹擊荆南逐王建肇建肇奔黔州詔以禹爲荆南留後旣而秦

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朝廷乃以禹

爲荆南節度使建肇爲武泰節度使

黔州武泰軍

荆南兵荒之餘止有

一十七家禹勵精爲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

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少賤習爲農

事乃拔荆棘營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數年之間民富軍贍

時人謂之北韓南郭建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

名目以視之久乃漸識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

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遂知文理

荆南節度使郭

禹奏復姓名爲成汭

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

兼侍中

趙德諱旣失荆南且度秦宗權必敗王寅舉山南東道

來降

中和四年秦宗權遣德信據襄陽至是來降

且自託于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誼

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以德誼爲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

營副都統

朱全忠旣得洛孟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

大破宗權于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屯守中城全忠分諸將爲

二十八寨以環之

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陳敬瑄

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城都尙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

綦毋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

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眾心易離不若

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

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

它鎮以靖兩川

王建于東川巡內起兵以攻西川連兵不決兩川特爲之不安

初黃巢之亂上爲

壽王從僖宗幸蜀

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廣明元年

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

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礮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王曰足

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

不言心銜之及卽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

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

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

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帥勲等

武德三年

分諸郡依政置安仁縣屬郫州

九域志在州東北三十里所在擁兵自保眾或數人少者千

人建造王宗瑤說之皆帥眾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置佐

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爲節度使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

寇河陽丁會擊卻之升鳳州爲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州

防禦使滿存為節度使同平章事

嘉宗中和二年以興鳳二州置威義軍楊晟為節度使以守散

歸未及立軍府晟既敗走不再除帥今始立軍府於鳳州蔡除滿存為節度使

以權知魏博開後羅宏

信為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楊行密畏孫儒

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

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州

兵強

食足未易圖也趙鐔新得宣州

去年趙鐔得宣州

怙亂殘暴眾心不附公

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

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

今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銅官有銅官渚

破鐔必矣行

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柰潭

九域志無為軍無為縣有柰潭今江行自柰潭

潭口東過泥汊口又東過柰江口

孫端張雄為趙鐔所敗鐔將蘇塘漆朗將兵二

萬屯葛山

宣州當塗縣西南有葛山其東則東梁山

袁襲曰公引兵急趨葛山堅壁自

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

開宣州鏐兄乾之自池州帥眾救宣州

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

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

德置池州九域志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二十五里

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

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終有如遊華改名九華

之奔江西行密以雅為池州制置使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

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

史劉瓚之官

朱全忠自以兼領淮南楚州其巡屬也故自除刺史

錢鏐遣其從弟鉅將兵

攻徐約于蘇州

冬十月徐兵邀擊朱珍劉瓚不聽前

徐兵時珍

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

萬襲遂州

遂州本漢上艾姑二縣之地晉置樂平郡武德三年置遂州八年改曰箕州先天元年避元宗名改曰儀州中

和三年復曰遂州

李克修邀擊大破之擒忠信送晉陽

辛卯葬惠聖恭

定孝皇帝于靖陵

靖陵在京兆奉天縣東北十里

廟號僖宗 陳敬瑄田令孜聞

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

吳康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

之 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畱後王蘊復取許州去

宗權爲全忠所敗棄許州于蘊蓋全忠所命也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憲宗權折其足而

囚之降于全忠全忠表叢爲蔡州畱後 初威義節度使楊晟旣

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

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楊晟故神策指揮使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

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新繁漢繁縣蜀後主加新字唐屬成都府九城

志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宋白曰新繁本漢繁縣蜀後主延熙十年涼州胡率眾降禪居之繁縣移戶于此俗謂之新繁縣名因俗而

改 丁亥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

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



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陷夔州